

俞 春 林 著

公 路 魂



大 连 出 版 社

公路魂

俞春林 著

(辽) 新登字 15 号

公 路 魂

俞春林 著

大连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大连市中山区大公街 23 号) 邮编: 116001
辽东印务中心制版
辽宁省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字数: 80 千字 印张: 5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600 册

责任编辑: 李新民 责任校对: 二 木 封面设计: 金成发

ISBN7 — 80612 — 106 — 4/1 · 24

定价: 6.00 元



俞春林，祖籍江苏镇江，1943年生于吉林省长春市，童年在本溪度过。高中毕业后下乡，在农村生活6年。

1969年冬季回城，分配在公路部门工作。1979年至今，在省、市报刊杂志发表诗歌、散文、小说等近百篇。

现在本溪公路处工作。工作之余，唯以读书写作是求，别无它好。

序

照 高

有些友谊是可以历数的，我和春林的友谊却是络绎不绝的一片模糊。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认识的，又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有过什么过节，我是一概十里云雾，头脑中只存在这么一个活生生的友人。只记得有一天他看着我凉台上一盆仙人山枯萎得病入膏肓，疼得摇头晃脑，兹兹有声。我就说：“你喜欢，你拿去养吧。”他却说：“这是我当年最珍惜的一盆好花，不料送给你三年，不仅越养越小，而且眼看就死了，回头还想送给我！”我一听，惭愧得大笑不止。

春林是花卉爱好者，更是书籍收藏家。有一年他被评为本溪市十大书籍收藏家之首。书读得多了，便想写书。于是，春林在出版了两本散文集《海边木屋》、《鹿回头》之后，便有了这本《公路魂》。

《公路魂》是一本报告文学集，收入春林散见于报刊的一些报告文学作品。有长有短，有大有小，但所描写的主人公都是生活在他身边的真实人物和他为之奋斗的公路事业。

这其中《爱情的童话》是献给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一篇力作，记述了铁汉般的女人刘淑兰不仅在产前几天以养护科长的身份在公路上叱咤风云的英姿，而且在丈夫被歹徒残暴成“植物人”以后，以惊天地泣鬼神的坚强意志将体重二百斤的丈夫背到北京，在所有大医院都判定为“不治之症”的情况下，终于在二年时间里将丈夫的灵魂呼唤归体，并将完全失去记忆的这个“大婴儿”从“一二三”数起，一直教成大专毕业生，终于重铸了一个丈夫。《闪耀的铺路石》描写的是道班工人裴照文一人承包两人的路段，将自己的青春全部献给公路的动人事迹。《好班长毕家才》、《一个养路段长的追求》、《绿色浪漫之旅》、《开拓者的足迹》等篇，则分别记叙了养护公路的先进人物毕家才、郭有恩、胡乃臣等那貌似平凡实则伟大的奉献精神。而《本溪公路畅想曲》和《春来江水绿如蓝》则从宏观的大视角考察了一个大城市交通环保的历史、现状、优势、问题及未来的远景，为跨世纪的领导者和设计者们道出了参谋之计。十足显现了一个业余作家的务实、殉道、执着和一定程度的天真浪漫。

春林是一个基层干部，但又不能不说他是个作家。倒不是说他加入了什么什么协会就成了作家的标志，也不是说什么什么出版社给他出了书就够了标准，我所赞赏的是他为人、为文做工作、作文章的基本态度。他为人正派、扎实，从来没有虚虚飘飘的那一套。他总是把自己职务范围内的实际工作做为天职，常年在公路的工程工地、道班、段、队、站奔波。工人、农民、基层干部是他最密切的朋友。而他写作的素材就源于自己周围的生活。在当前文坛上五彩缤纷、霓虹明天的风气的下，春林仍然写这些，这么写，就足见他的“固执”。而正是这一点，又足见他的老实和可爱。他是一个以

自己独特的写作实践证明作家之路的人，而不是一个抓着自己头发想拔地而起的人。浮华、随机，与他无缘。他仍然是大地，是公路，或者说是大地的作家，公路的作家。

同他的取材不同，春林的艺术风格倒觉得阴柔之气多于阳刚之风，优美的遣词造句，巧妙的文章结构，新闻的敏感立意，散文的幽深意境，都让春林熔为一炉，所以读来达畅通顺，如行云流水。

当然，春林毕竟不以写作为专门职业，写散文写小说写报告文学仅仅是他主业之外的精神寄托。因此，不能要求他过高过深的思想容量，也不能要求他过精过高的艺术水平。有了现在的台阶，就足可以层层攀登了。

盼春林新作叠出。

是为序。

1995.6.20

001

序

/ 熙 高

001

爱情的童话

022

闪光的铺路石

038

一个养路段长的追求

049

绿色浪漫之旅

062

好班长毕家才

●
目
录

072	铺路架桥的人们
092	开拓者的足迹
095	本溪公路畅想曲
118	春来江水绿如蓝
129	后 记

●
目
录

爱情的童话

——献给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没有太阳，花朵不会开放；没有爱，便没有幸福；没有妇女便没有爱；没有母亲，既不会有诗人，也不会有英雄。

——高尔基

序 篇

本溪市永丰开发区楼群错落，街道纵横，商业区、居民住宅区、企事业单位的办公楼毫无界限地混杂在一起，私人出租小汽车、摩托车燕雀般穿行其间，行人拥挤，嘈杂驳，从早到晚，沸水开锅一般。说热闹，也热闹；说太乱，也太乱。你什么声音都能听到，你什么声音又都听不清楚。

每天一大清早，这里的居民小区的街面上，便会准时地传来一阵特殊的、有节奏的音响——当、当、当、当、当、当——是金属棒敲击在水泥或石板路面上发出的那种清脆高亢的音响。一位气宇轩昂的高个子中年人天天在这个时刻出现，只见他怀里抱着一个小孩，右手拄着一根金属手杖，挺胸昂首，一路风流潇洒走来。还有一个背书包的小女孩紧紧

地跟在他的身后，每天这个钟点，他都准时不误地把身后的小女孩送到附近不算太远的小学校去。

他操着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嗓音宏亮，底气十足。他双眸清澈目光单纯，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一种好奇心和新鲜感。他手中的金属拐杖点在地面上铿锵作响，象阅兵场上军乐鼓点一样律韵有节，平仄和弦。他举足落地，轻捷有力，同样具有很强的节奏感。

他那清澈而单纯的目光和怀抱中的他的小女儿的目光一样清纯而明净。两颗清纯而明净的心走在这永远新鲜的初升红日的曦微之中，为这一天到晚总是熙熙攘攘吵吵闹闹的新兴开发区创造了一种特殊明媚而又富有诗情画意的氛围，我喜欢这种氛围。

这位气宇轩昂、风流潇洒而又有一脸童子气的中年人，就是本篇作品的男主人公。他叫于贵军，七十年代本溪钢铁公司的劳动模范，本钢一铁厂原烧结工段车间主任。在一次意外的事故中他身受脑外重伤，一度变成了植物人。他的妻子刘淑兰历尽千难万险，访遍天下名医，终于使于贵军“凤凰涅槃”获得第二次生命。

十度春秋，这中间，留下了一段充满了辛酸血泪和传奇色彩的动人故事。

第一章 温馨之家

眼前的这个家庭，是一个十分美满幸福的家庭。妻子刘淑兰是本溪市公路管理处养护科科长，她一心想着工作，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她丈夫于贵军是她的坚强后盾——于贵军

又是“男仆”，又是“保姆”，还兼任着孩子的家庭教师；长女于小毛已经9岁，上小学二年级，聪明伶俐，十分懂事，深受大人疼爱，上学不用父母操心，回到家里，便给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欢声笑语；“第二个”小女儿一岁有半，出落得象一朵才露尖尖角的小荷苞，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仿佛是这个家庭里新升起来的一颗光彩夺目的小太阳。

刘淑兰的工作岗位是在本溪市郊的二千多公里公路运输线上，公路对于她，就好比工厂的厂房对于一位车间主任，她常常是一步也离不开她脚下的公路。她把她前十年对丈夫的全部投入和执著的爱，一下子从丈夫身上转移到脚下的公路上，她要挽回失去的那一部分。

刘淑兰这一生，最看重的是工作，看重工作到了痴迷忘我的程度。她的老家在大连新金县，老人病重，捎来消息，她正在郊区公路上检查半年公路养护质量，她率领一个偌大的检查组，她走不开；家里传来噩耗，老人病故，她还是因为工作离不开，没有去尽一份儿女应尽的那份孝心。对于一些事业心很强的人来说，忠孝也确实是很难两全的。

全市二千多公里公路都装在她心里，哪段路需要拓宽改造，哪段路春季容易发生翻浆，哪段路雨季容易发生水毁，她都了如指掌。

对于公路战线上的养路工人来说，雨雪就是命令。天上下雨下雪，别人都往屋里跑，养路工顶着大雨大雪往路上跑，就是深更半夜，大年三十也不例外。有人戏言养路工道：“傻老爷们下雨下雪才往外头跑。”我们的养路工都是些“傻”老爷们。年年除雪防滑，刘淑兰都是一大清早就驱车赶往郊区公路，可以说，她的三魂七魄都系在公路上了。

丈夫于贵军康复后，交通局计生办负责人考虑到这对患难夫妻应该再享受一次生育的权利，破格到省计生委为他们要了“一个”指标。刘淑兰怀胎十月，孩子临产的前一天她还在路上跑。阵痛发作，她才赶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大夫大吃一惊，对她说，你是疯子？！还是傻子？！孩子都快临产了，你还在路上撒野地到处跑。

我详细地问过她下去常坐的那台小车的司机，司机是个年轻人，很幽默，说起刘淑兰怀孕的事，他显得很激动，他描述了一次刘淑兰坐他车下去看路半路上发生险情的事：“那些天，刘科长已接近临产，可她还是每天在路上转，我见她腆个大肚子，知道我手里方向盘的份量有多重，我可是一千个留神，一万个小心，可是越怕出事越出事，车在本溪县的一个大岭上，刹车突然失灵，我当时真慌了神，我知道刘科长已年过四十，这怀揣的可不是一般的胎儿，我更知道刘科长和她丈夫于贵军那不平凡的遭遇，我知道这孩子对这对患难夫妻有多重要。我把车子在盘山路上开得象秋风中的落叶，我躲过了一台车又一台车，最后，总算把车子开到一个大土堆前狠狠地刹住了。这时，我已汗如雨下，呼吸急促，小脸都吓白了。再看刘科长，她却不慌不忙，下车去看路了。”说起这段往事，司机不无幽默地说，当时，我好象是怀着孩子的孕妇，而刘科长倒成了临危不惧的勇士。见刘科长泰然自若，我总算出了一口大气。

孩子还没断奶，她又上路了，一上路就是往返百、八十里，还有更远的时候，到了给孩子喂奶的时候，她还在离家百里以处的公路上。奶棒了，她便一个人背着别人（男同志），悄悄地找个僻静处，轻轻地把奶水挤掉，她知道，这

时，家中的孩子正因为到时候吃不到母亲的奶水在大声啼哭——好在她的丈夫于贵军是一位十分称职的“保姆”，他不会让孩子饿着，到了该给孩子喂奶的时候，他会把孩子喂饱哄睡。

刘淑兰在拼命工作，以弥补那几年因护理丈夫而失去的工作时间；她还要再拼一些，她还要为丈夫于贵军带一份儿，丈夫目前还不能到一线工作。

于贵军在家，要接送长女上学下学，要看护料理小女的一日三餐和尿尿冷暖，还要把这个家布置收拾得让妻子回来看了称心如意。有点时间，他还要学习，还要辅导孩子学习。他在做着要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准备，这个日子的到来为期已经不远。

第二章 祸从天降

1980年5月17日，这是刘淑兰和于贵军结婚后的第二个年头。刘淑兰的工作性质是经常出差在外，这一天，她又不在家。于贵军从厂子里回家很晚。当他走到楼下，习惯地抬起头看了一眼自家的窗子，看见自己家屋子里的灯亮着，他不由得迟疑了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使他加快了脚步，他三步两步便上了楼，他听屋子里有响动，凭直觉，不是妻子回来了，那么是什么声音？此时已容不得他去细想，他毫不犹豫地敲响了房门。紧接着就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搏斗，三个被堵在屋子里手持凶器的歹徒发疯了似地向手无寸铁的于贵军猛扑过来，于贵军猝不及防，头部、脸部、身上被歹徒连砍了十几刀，他倒在了血泊中……

5月18日中午，刘淑兰从外地赶回本溪，她没有回家，直奔医院急救室丈夫的床前，她发了疯似地拼命呼唤着丈夫的名字，此时的于贵军已不能说话，也睁不开眼睛，只有泪水从两眼小溪般涌出来。头天晚上，于贵军被歹徒砍伤后，被邻居送往医院后经抢救，算是保住了性命，但却因脑外伤后遗症严重，导致丧失记忆力，成了一个不省人事的植物人。经医院3个多月的精心治疗，病情丝毫不见好转。医院最后做出诊断：这种病目前为止，本溪还治不了。

刘淑兰老想着那两行应声而出的泪水，凭自己的第六感官，她不相信这是最后的结局，她不相信昨天的于贵军会在她今后的生活中消失。她坚决要把从前的于贵军找回来。

从她坚定了信念的那一刻开始起，她便开始了她人生道路上一次新长征——她楼上楼下、车上车下、床上床下不停地搬动着这个体重一百好几的“植物人”，她跑遍了省内外上百家医院诊所，到处求医，到处打探，最后来到北京。她得到的差不多都是那句冷冰冰让人得不到一点希望半点安慰的话：“这病没治了，死不了，也治不好。”

医院都这么说，亲人们都绝望了，就连于贵军的父母，都劝刘淑兰另作打算。经过十几个月的全力抢救，和到处求医到处碰壁，他们对刘淑兰已无话可说。

刘淑兰也真地累垮了，十几个月的过度辛劳，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她一下子老了许多。可是，她总记得那应声而出的两行泪水，这两行泪水始终滋润着她那颗善良的心和坚韧不拔的信念。她逢人便说，只要于贵军还有一口气，只要她还有一口气，她就要同他一起拼搏到底。

她把于贵军安顿在北京前门打磨场附近的一家小旅店住

下，自己则跑遍北京市的大街小巷，医院、药房、车站、旅店，她四处打听，见到治病的就问，特别是外地来北京治病的。有道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她的精神感动了一代名医林巧稚，经林巧稚介绍，刘淑兰把于贵军带到了年已84岁高龄的宣武区中医院杨子谦老先生的诊所。

经过一年零五个多月的中药和偏方治疗，于贵军在一天早上突然有了头疼的感觉，而且这种头疼的感觉一天天加重，后来达到经常暴发歇斯底里的嚎叫，并伴有严重的呕吐。杨子谦老先生捋着胡须，微笑着告诉刘淑兰：“他快醒过来了。”听了这句话，刘淑兰那分喜悦，那分激动，用语言是难以表达的，她真想对老天叩个头，给杨子谦老先生叩一百个头。她嘴里念叨着林巧稚，念叨着杨子谦老先生，念叨着于贵军又醒过来了。她哭了，她好久没这么哭过了，她热泪横流，这是真正喜悦的泪水，她平生还是第一次尝受到这种激动。当她把她当时的心情和感受说给我听时，我由此而想到了诗人柯蓝的一组诗句……

“孤独的旅人，在冰冻的河上行走了七天七夜。四周是冰天雪地，寻找不到行走的道路，他无可奈何地看看天，又望望静寂的远方。他最后忍不住用拐杖把脚下的冰打开了一个大洞。他听见冰块下向前流动的河水，在大声对他说：我是你的朋友，你跟我走吧。于是孤独的旅人，象孩子般地哭了起来。”

第三章 凤凰涅槃

于贵军头疼持续了两个月，第三个月有间歇、呕吐也轻

了，饭量开始逐渐增加。

于贵军治病期间，刘淑兰对一切亲友封闭消息，她不愿听到亲友们喋喋不休的那些虽是好心却没有好言语的规劝之辞，她最不爱听有关于贵军没救了和劝她早日另作打算之类的话，她不相信她的丈夫会就此结束他那有才华的生命，她宁愿一个人去承担在于贵军治病路上会出现的所有困难。她有这个信念，她有这个能力，她相信自己的力量。

她当时的工资是每个月 41.5 元，于贵军那边，也拿不到几个钱。她每天干巴馒头就小咸菜；于贵军可是要一日三餐，营养丰富，花样调剂着吃。几个月功夫，于贵军体重猛增到 102 公斤，并且开始对周围的事物产生了兴趣。只是，他还不会说话，对过去的事情仍然没有任何记忆。对妻子刘淑兰，也陌同路人。他就象一个刚刚睡醒过来的新生婴儿，他需要一位母亲对他重新给以启蒙。正象于贵军后来在他的日记里所抄写下来的泰戈尔的诗句那样……

“你已经使我获得新生，这样做是你的欢乐。这脆弱的杯儿，你不断把他倒空，又不断地以新生命来充满。

这小小的苇笛，你携带着他逾山越谷，从笛管吹出永新的音乐。

在你双手不朽的按抚下，我的小小的心，消融在无边快乐之中，发出不可言说的词调。

你的无穷的赐予只倾入我小小的手里，十年过去了，你还在倾注，而我的手里还有余量待充满……

于贵军长期卧床，关节僵硬，肌肉已经萎缩。为了使于